



宁波交响乐团呼之欲出

招聘信息发出才半天,已有一位美国音乐家应聘团长

本报讯(记者 顾嘉懿) 昨晚,记者看到一则“宁波交响乐团招聘启事”在微信朋友圈疯转,发布这一启事的是中央歌剧院。宁波将有交响乐团啦?记者当即致电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文艺处,相关负责人证实了这一消息,“从去年年底开始,市委、市政府对成立宁波交响乐团作出部署,认为成立交响乐团十分必要,是推进宁波国际化进程,跻身全国大城市第一方队,丰富宁波文化艺术品种,提升宁波城市文化品位的重要举措,也是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建设文化强市战略部署的具体体现。”

从这则招聘启事中可知,宁波交响乐团将是“宁波市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的交响乐团,由著名指挥家俞峰教授担任总指导”。为打造一流的交响乐团,筹建中的宁波交响乐团正在招聘海内外优秀的音乐家,所招岗位包括团长1名,乐团首席、声部首席、演奏员共85名,以及乐务2名,这也将是宁波交响乐团的基本规制。“乐团的起点应该说还是很高的”,该负责人说,“中央歌剧院院长、中国指挥学会会长俞峰教授目前是我们的艺术总监,他本人也是宁波籍的,对这件事情非常关心。

另外,我们对乐团成员有一定要求,需要具有优秀的专业素质,录取时将采取专业技能测试和面谈相结合的方式。不过,基本条件设得比较宽泛,国籍不限,性别不限,本科及以上学历即可”。目前,乐团首席、声部首席、演奏员等专业岗位的招考在中央歌剧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分别设有考场,团长、乐务也有一个月的招聘期。

这位负责人还说:“宁波要成立交响乐团主要还是出于国际化的考虑。交响乐是一种国际化的语言,是没有界限的一门艺术。”另外,上海、杭州、厦门、深圳等一批一线城市都有自己的交响乐团,宁波有志于跻身国内大城市第一方队,也要做些必要准备,其中在推进文化强市建设方面就包括筹建交响乐团,“歌舞、戏曲等各种演艺样式宁波都有,唯独还少交响乐”。作为新晋的“东亚文化之都”,宁波成立交响乐团也算是“应运而上”。

记者看到,这条朋友圈里的招聘信息很快有了相当高的阅读量。“下午招聘的微信发出后,已经有一位美国音乐家要应聘宁波交响乐团的团长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当年一张照片出来要经过10多道工序

□记者 陈晓旻

天胜照相馆的总经理孙力中告诉记者,前几天一位顾客到“天胜”给80多岁的母亲修复老照片。这是一幅拍于上世纪50年代的长2.2米的黑白合影,当时其母亲作为宁波政法系统仅有的两位先进代表到北京接受了表彰并合影留念。由于一些折痕,照片上不少人物已经模糊。工作人员经过对老照片的翻拍、合成、修复和修补,完整如新的照片让这位母亲非常满意。

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老照片的翻拍和修复如今已成为天胜照相馆很重要的一个业务。尽管这是一个数码的时代,但胶卷曾经记录和定格了太多记忆,承载了很多感情:毕业了,生日了,我们青春的留影;过年了,过节了,我们团圆的合影;结婚了,生子了,我们幸福的合影;工作了,出国了,我们认真的留影……大概世界上很少有哪一个国家的民众,像中国人那样把进照相馆拍照看成是生活中重要的仪式。

创建于1924年的天胜照相馆是宁波也是浙江照相行业的老牌名店,最早开设在甬城繁华的江北岸外滩。据说,“天胜”二字取自能摄天上胜景、人间美景之意。小时候,家住东门口,离天胜照相馆很近,孙力中有空就喜欢去那儿看看柜台里的相机和冲洗材料,还有挂在橱窗里的人像照,很是羡慕。

上中学的时候,孙力中喜欢上了摄影。当时摄影是件奢侈的事情。买不起相机,他和同学一起去照相馆租相机,自己买胶卷去拍,为了省钱,还到“天胜”买了药水和相纸自己冲洗。“记得当时到绿宝照相馆租一天相机是10元钱,而一般人的月工资也才10元出头”。

当时,在照相馆拍照是一件很费功夫的事,从拍摄到最后晒出照片,整个制作流程多达10多道工序。在暗房冲洗底片是辛苦活,暗房里一片漆黑,往往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走出暗房,外面的光线一刺激,眼睛都睁不开。“无论是冲洗底片,还是修相片,都特别伤眼睛,照相馆里工作的人,一般到40岁就要戴老花镜了”。

“上颜色”是黑白照时代所特有的工序,在引入彩色冲印设备之前,照相馆都有专门的师傅,应顾客的要求,用水彩或油彩,将黑白照片上色,加工成“彩色”照片。这种“彩色”照一度很受欢迎,直到后来有了彩色胶卷,它才被真正的彩照所取代。

1990年,孙力中终于花2000元买了一台美能达的单反,他对这件“奢侈品”充满感情。那时很多朋友经常来叫孙力中给他们拍照,孙力中一下成了最受欢迎的人。如今这台胶卷相机已经成为古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照相行业最鼎盛的时期,假期过后往往是冲印胶卷的黄金时期,大家都等着一睹照片的效果,照相馆也因此要连日连夜地加班。1999年孙力中进入照相业的时候,照相业已经开始衰落,因为数码相机开始兴起。数码技术对冲印业务的冲击完全超乎想像。“天胜”对之进行了积极的应对,2000年底率先花150万元购买了先进的数码冲印设备,除了保留传统的证件照和冲印外,还开拓了个性婚纱摄影,成立了快速反应小分队,提供上门拍摄满月、祝寿、婚礼、会议等现场照服务,并准备开拓精品证件照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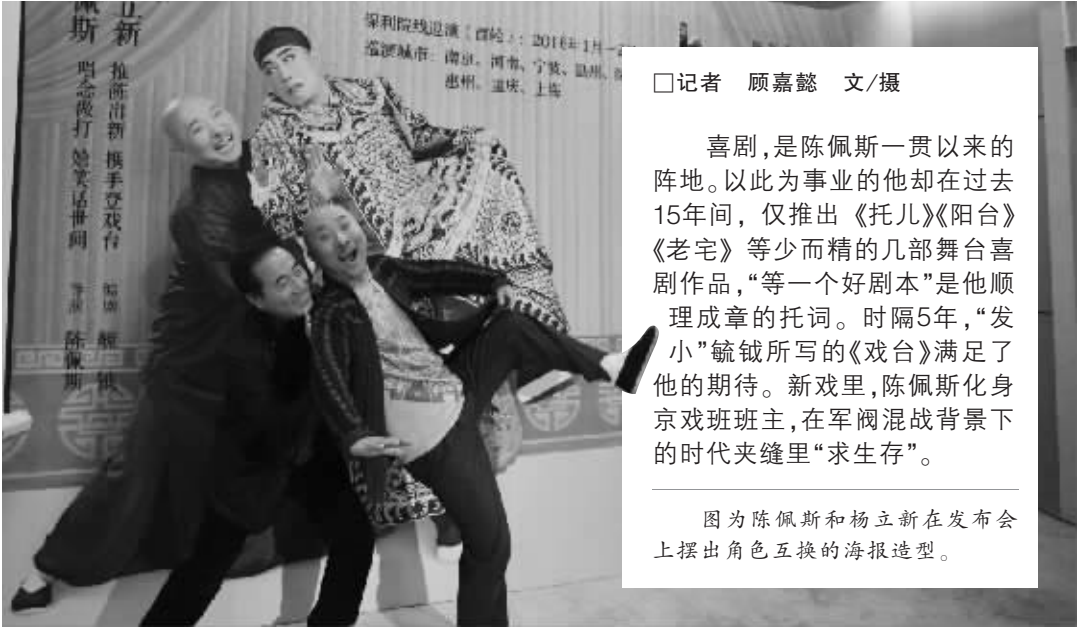
经历了种种变革和发展,如今,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天胜亮丽的招牌还高挂在鼓楼的斜对面。



工作人员在修照片。 天胜照相馆提供

新作《戏台》明年1月来甬

陈佩斯:喜剧创作者自己应放开手脚



□记者 顾嘉懿 文/摄

喜剧,是陈佩斯一贯以来的阵地。以此为事业的他却在过去15年间,仅推出《托儿》《阳台》《老宅》等少而精的几部舞台喜剧作品,“等一个好剧本”是他顺理成章的托词。时隔5年,“发小”毓钺所写的《戏台》满足了他的期待。新戏里,陈佩斯化身京戏班班主,在军阀混战背景下的时代夹缝里“求生存”。

图为陈佩斯和杨立新在发布会上摆出角色互换的海报造型。

剧本作者是恭亲王后裔

《戏台》描写了民国时期闻名全国的五庆班里发生的一系列阴差阳错、啼笑皆非的故事。误会、巧合、计谋等喜剧技巧层层铺陈,在看似混乱、插科打诨的笑料背后,凝结的是艺人们的辛酸泪。“同样身为艺人的我看了很感动”,陈佩斯在18日《戏台》全国保利院线巡演发布会上说。

该剧编剧是毓钺,他姓爱新觉罗,是恭亲王嫡系第五代后裔,电视剧《李卫当官》就出自他之手。“《戏台》虽然披着喜剧的外衣,故事核心却是一个悲剧,戏剧张力特别足”。陈佩斯把剧本拿给合作者、北京人艺演员杨立新看,一下把杨立新给“震”住了,“好几十年没见过这么好的剧本了”。于是,三足鼎立之势形成。

在排练的三个月时间里,三人互为导演,“谁也没把自己当外人”。杨立新甚至毫不客气地接过了原本属于陈佩斯的大嗓儿一角,原因是该角色要在戏里唱京剧《霸王别姬》,而陈佩斯的传统戏没有杨立新唱得好。“他的文化内涵比我深,基础准备比我足”,陈佩斯和杨立新在发布会上极尽互相调侃之能事。但说起杨立新排戏的不易,陈佩斯也是不吝赞词,“穿厚底、扎靠旗,再加勒头,熟悉戏曲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无异于上刑”。

戏曲元素提升话剧成色

喜剧从二三十年前不被看好,到如今几乎成为主流,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陈佩斯一贯所秉持的绝对化市场运作及其显示出的强悍的票房能力,也从刚开始被简单归为“运气好”,逐渐被人认识到其中的价值。“我选了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并以它为荣耀”,陈佩斯的光头在聚光灯下闪闪发亮,“这条路也被证明是戏剧艺术的唯一正路”。

在《戏台》里,陈佩斯首度尝试古典戏曲音乐元素和话剧的结合,他形容“这带来了新的形式感”。“很奇怪,胡琴、锣鼓一加进来,话剧的成色立马提升。也是中国戏曲太古老了,一有感知,埋藏的基因就会被激活,身体会接受它”。在排《霸王别姬》的两段唱时,陈佩斯称“从没这么舒服过,在那如痴如醉、摇头晃脑”。

除了京剧,角色“大嗓”还须说一口流利的河北乐亭话,熟悉评剧唱腔,要在京剧和评剧的唱腔之间转换自如。杨立新为此苦练乐亭方言,并自己找到了两种唱腔的结合点,在舞台上展露自然。

“喜剧创作者自己应放开手脚”

近十年,在剧场提供解压式的笑声的“轻喜剧”十分流行,使忙碌一天的人们在剧场得到暂时的放松、愉悦是这类戏的共性。“所谓的‘轻喜剧’,我看的不多”,陈佩斯实事求是地说,“市场上速食快餐多是当前的普遍现象,但总会有‘武林高手’贡献好作品。我的态度是,让观众自己选择。万紫千红、百花齐放,这是市场成熟的标志,不可简单地以高低来论”。

《戏台》里,陈佩斯演的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戏班班主,同时也是一个在黑帮、军阀等多方势力下艰难生存的“小人物”。“喜剧里没有大人物,就算是有头有脸的元帅,在我们的戏里也和包子铺的伙计称兄道弟”。戏弄权威,本是喜剧的题中之义,“喜剧之难导、难写、难演是大家都认同的。其关键原因并不是人们的笑点越来越高,而是正好相反,笑声越来越平常。这一方面象征着大家快乐权利的回归,另一方面也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事实往往是,“创作者自己的手脚放不开,自己把自己束缚住,蜷螺壳里做道场,创作力薄弱。这是很大的问题,也是最可悲的一点”。

《戏台》将于明年1月16日、17日前来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上演。